

官 经

【清】
瑞
常
编著

【藏书导读】

《官经》是根据清代几本著名的官场教科书《佐治药言》、《学治臆说》、《学治说赘》、《幕学举要》、《传家宝》等汇编整理而成。该书是根据清代大学士瑞常专为皇太子载淳编写的秘本改编而成,书中揭露了十八种秘不可传的官场权术,因此古代官吏都认为它比《资治通鉴》更实用,更有效。书中叙述的是古人对官场、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,其中不乏官场权术和机变,甚至于有以情代法之论,但其目的却是警醒世人,劝人向善,明显地反映出作者憎爱抑扬的立场。

盛宣怀愚斋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盛宣怀(1874—1916),字杏荪,一字幼勋,号次沂、补楼,别号愚斋。晚年自署止叟。江苏武进人。盛宣怀出身书香门第,但科举道路却甚不如意。16岁时,经人介绍为李鸿章幕僚,从此青云直上,接连主管“轮、电、路、矿”四政以及织造、商务、外交、教育等事业。盛宣怀在治事余暇,颇寄情于图书金石书画。他有钱,又有精于版本目录的王存善、陶湘、宗舜年为之协助,故藏书极富。盛宣怀收书不遗余力,但对于藏书的态度却比较开明。他曾刻“贻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”印章一枚,并打算与两江总督端方一道献出藏书,在上海合建一所“淞滨金石图书院”,公诸天下后世。后因端方失约而未果。盛宣怀便自行其志,在上海寓所旁边拨地十余亩,建造了一所“愚斋图书馆”,并聘请缪荃孙编纂多达150卷、150册的《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》一部。

一、官乃治国之本

官之起源

子墨子言曰：古者民始生，未有刑政之时，盖其语，人异义。是以一人则一义，二人则二义，十人则十义。其人兹众，其所谓义者亦兹众。是以人是其义，以非人之义，故交相非也。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，不能相和合；天下之百姓，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。至有余力，不能以相劳；腐朽余财，不以相分；隐匿良道，不以相教。天下之乱。若禽兽然。

夫明虐天下之所以乱者，生于无政长，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，立以为天子。天子立，以其力为未足，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，置立之以为三公。天子、三公既以立，以天下为博大，远国异土之民，是非利害之辩，不可一二而明知，故画分万国，立诸侯国君。诸侯国君既已立，以其力为未足，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，置立之以为正长。

正长既已具，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，言曰：“闻善而不善，皆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；所非，必皆非之。上有过则规谏之，下有善则傍荐之。上同而不下比者，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。意若闻善而不善，不以告其上；上之所是弗能是，上之所非弗能非；上有过弗规谏，下有善弗傍荐；下比不能上同者，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。”上

以此为赏罚，明察以审信。

是故里长者，里之仁人也。里长发政里之百姓，言曰：闻善而不善，必以告其乡长。乡长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；乡长之所非，必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乡长之善言；去若不善行，学乡长之善行。”则乡何说以乱哉？察乡之所治者何也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，是以乡治也。

乡长者，乡之仁人也。乡长发政乡之百姓，言曰：“闻善而不善者，必以告国君。国君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；国君之所非，必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国君之善言；去若不善行，学国君之善行。”则国何说以乱哉？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，是以国治也。

国君者，国之仁人也。国君发政国之百姓，言曰：“闻善而不善，必以告天子。天子之所是，皆是之；天子之所非，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天子之善言；去若不善行，学天子之善行。”则天下何说以乱哉？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，是以天下治也。

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，而不上同于天，则灾犹未去也。今若天飘风苦雨，溱溱而至者，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“古者圣王为五刑，请以治其民。譬若丝缕之有纪，网罟之有纲，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。”

子墨子曰：方今之时，复古之民始生，未有正长之时，盖其语曰，天下之人异义，是以一人一义，十人十义，百人百义。其人数兹众，其所谓义者亦兹众。是以人是其义，而非人之义，故相交非也。内之父子兄弟作怨讎，皆有离散之

心，不能相和合。至乎舍余力，不以相劳；隐匿良道，不以相教；腐朽余财，不以相分。天下之乱也，至如禽兽然。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、父子兄弟之礼，是以天下乱焉。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，而天下乱也，是故选择天下贤良、圣知、辩慧之人，立为天子，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。天子既以立矣，以为唯其耳目之请，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，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、圣知、辩慧之人，置以为三公，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。天子三公既已立矣，以为天下博大，山林远土之民，不可得而一也。是故靡分天下，设以为万诸侯国君，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。国君既已立矣，又以为唯其耳目之请，不能一同其国之义，是故择其国之贤者，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，以至乎乡里之长，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。天子、诸侯之君、民之正长，既已定矣，天子为发政施教，曰：“凡闻见善者，必以告其上；闻见不善者，亦必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，亦必是之；上之所非，亦必非之。已有善，傍荐之；上有过，规谏之。尚同义其上，而毋有下比之心。上得则赏之，万民闻则誉之。意若闻见善，不以告其上；闻见不善，亦不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不能是，上之所非不能非。已有善，不能傍荐之；上有过，不能规谏之。下比而非其上者，上得则诛罚之，万民闻则非毁之。”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，甚明察以审信。是以举天下之人，皆欲得上之赏誉而畏上之毁罚。

是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。里长既同其里之义，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，曰：“凡里之万民，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，乡长之所是，必亦是之；乡长之所非，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，学乡长之善言；去而不善行，

学乡长之善行。”乡长固乡之贤者也。举乡人以法乡长，夫乡何说而不治哉？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，是以乡治。

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，有率其乡万民，以尚同乎国君，曰：“凡乡之万民，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。国君之所是，必亦是之；国君之所非，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，学国君之善言；去而不善行，学国君之善行。”国君固国之贤者也，举国人以法国君，夫国何说而不治哉？察国君之所以治国而国治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：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，是以国治。

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，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，曰：“凡国之万民，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。天子之所是，必亦是之；天子之所非，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，学天子之善言；去而不善行，学天子之善行。”天子者，固天下之仁人也，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，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？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：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，是以天下治。

故古者之置正长也，将以治民也。譬之若丝缕之有纪，而网罟之有纲也。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。是以先王之书、相年之道曰：“夫建国设都，乃作后王君公，否用泰也。轻大夫师长，否用佚也。维辩使治天均。”则此语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，非高其爵，厚其禄，富贵佚而错之也。将此为万民兴利除害，富贵贫寡，安危治乱也。

官与制

官者，事之所主，为治之本也。制者，职分四民，治之分也。

贵爵富禄必称，尊卑之体也。好善罚恶，正比法，会计民之具也。（均井地）[均地分]，节赋敛，取与之度也。程工人，备器用，匠工之功也。分地塞要，殄怪禁淫之事也。守法稽断，臣下之节也，明法稽验，主上之操也。明主守，等轻重，臣主之权也。

明赏罚，严诛责，止奸之术也。审开塞，守一道，为政之要也。下达上通，至聪之听也。知国有无之数，用其伪也，知彼弱者，强之体也。知彼动者，静之决也。官分文武，惟王之二术也。

俎、豆同制，天子之会也。游说（开）[间] 谋无自入，正议之术也。诸侯有谨天子之礼，君（民）[臣] 继世，承王之命也。更造易常，违王明德，故礼得以伐也。

官无事治，上无庆赏，民无狱讼，国无商贾，何王之至[也]！明举上达，在王垂听也。

今选官者，大率重内而轻外。殊不知汉宣帝所以富民，唐太宗所以家给人足，皆由重牧民之长故也。呜呼！牧民之长，其重若此，乃泛焉而选，懵焉而授，奚为不是虑也哉？

设官之道

夫设官分职，所以阐化宣风。故明主之任人，如巧匠之制木。直者以为辕，曲者以为轮；长者以为栋梁，短者以为枅角。无曲直长短，各有所施。明主之任人，亦由是也。智

怨

者取其谋，愚者取其力；勇者取其威，怯者取其慎。无智愚勇怯，兼而用之。故良匠无弃材，明主无弃士。不以一恶忘其善，勿以小瑕掩其功，割政分机，尽其所有。然则函牛之鼎，不可处以烹鸡；捕鼠之狸，不可使以搏兽。一钧之器，不能容以江汉之流；百石之车，不可满以斗筲之粟，何则？大非小之量，轻非重之宜。今人智有短长，能有巨细，或蕴百而尚小，或统一而为多。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，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。委任责成，不劳而化，此设官之当也。斯二者治乱之源。立国制人，资股肱以合德；宣风道俗，俟明贤而寄心。列宿腾天，助阳光之夕照；百川决地，添溟渤之深源。海月之深朗，犹假物而为大，君人御下，统极理时，独运方寸之心，以括九区之内，不资众力，何以成功？必须明职审贤，择材分禄。得其人，则风行化洽；失其用，则亏教伤人。故云，则哲惟难，良可慎也。

灋百官类别

汤问伊尹曰：“三公、九卿、大夫、列士，其相去何如？”伊尹对曰：“三公者，知通于大道，应变而不穷，辩于万物之情，通于天道者也。其言足以调阴阳，正四时，节风雨，如是者，举以为三公。故三公之事，常在于道也。九卿者，不失四时，通于沟渠，修堤防，树五谷，通于地理者也。能通不能通，能利不能利，如此者，举以为九卿。故九卿之事，常在于德也。大夫者，出入与民同众，取去与民同利，通于人事，行犹举绳，不伤于言，言之于世，不害于身，通于关梁，实于府库，如是者，举以为大夫。故大夫之事，常在于仁也。列士者，知义而不失其心，事功而不独专

其赏，忠政强谏，而无有奸诈，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，如是者，举以为列士。故列士之事，常在于义也。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。凡此四者，明王臣而不臣。”汤曰：“何谓臣而不臣？”伊尹对曰：“君之所不名臣者四：诸父，臣而不名；诸兄，臣而不名；先王之臣，臣而不名；盛德之士，臣而不名。是谓大顺也。”

汤问伊尹曰：“古者所以立三公、九卿、大夫、列士者，何也？伊尹对曰：“三公者，所以参王事也，九卿者，所以参三公也；大夫者，所以参九卿也；列士者，所以参大夫也。故参而有参，是谓事宗，事宗不失，外内若一。”

二、事君以道

彖事君有术

人臣之纳言于君也，事未然而言之，则十从八九。无声则游畋般乐，日相亲比，一旦有所不可，乃左遮右挽，极其力以救之，殆未见其济者，正使或允，亦必出于勉强，而非其本心。若夫善于纳言者则不然，或因进见，或因讲读，或自燕居，先是陈说：如是，则国安；如是，则国危；如是，则为圣君；如是，则为暴主。或引古昔，或援祖宗，必使之心悟神会，表里洞然，乃可陈善，而无扞格之患。昔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，曰：“我先攻其邪心。”大臣事君，职当如此。古人甚至有难于自言者，往往旁召耆年宿德，置诸左右，使人君有所畏惮，而不敢恣，则其为虑亦深邃矣。虽然臣之于君也，入则恳恳以尽忠，出则谦谦以自悔。凡所白于上者，不可泄于外，而伐诸人，善则归君，过则归己。其若是者，非欲远嫌避祸，大臣之体所当然也。《坤》之六二，含章可贞，盖亦此意。尝见近代执政，有所建白，嘒嘒焉，惟恐人之不知，卒至谗譖乘之，中途见弃。《易·大系》所谓“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。”谅哉！

子言之：“事君先资其言，拜自献其身，以成其信。是故君有责于其臣，臣有死于其言，故其受禄不诬，其受罪益寡。”

子曰：“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，小言入则望小利，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，不以大言受小禄。《易》曰：‘小家食，吉。’”

子曰：“事君不下达，不尚辞，非其人弗自。《小雅》曰：‘靖共尔位，正直是与。神之听之，式谷以女。’”

子曰：“事君远而谏，则谄也；近而不谏，则尸利也。”子曰：“迩臣守和，宰正百官，大臣虑四方。”子曰：“事君欲谏不欲陈。《诗》云：‘心乎爱矣，瑕不谓矣。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’”

子曰：“事君难进而易退，则位有序；易进而难退，则乱也。故君子三揖而进，一辞而退，以远乱也。”子曰：“事君三违而不出境，则利禄也。人虽曰不要，吾弗信也。”子曰：“事君慎始而敬终。”子曰：“事君可贵可贱，可富可贫，可生可杀，而不可使为乱。”

事圣君，有听从，无谏争；事中君，有谏争，无谄谀；事暴君，有补削，无矫拂。

《易》曰：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”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，非为身也，将欲以匡君之过，矫君之失也。君有过失者，危亡之萌也。见君之过失而不谏，是轻君之危亡也。夫轻君之危亡者，忠臣不忍为也。三谏而不用则去，不去则身亡，身亡者仁人所不为也。是故谏有五：一曰正谏，二曰降谏，三曰忠谏，四曰谏谏，五曰讽谏。孔子曰：“吾其从讽谏知乎！”夫不谏则危君，固谏则危身，与其危君，宁危身，危身而终不用，则谏亦无功矣。智者度君权

时，调其缓急而处其宜，上不敢危君，下不以危身，故在国而国不危，在身而身不殆，昔陈灵公不听泄冶之谏而杀之，曹羁三谏曹君不听而去，《春秋》序义虽俱贤而曹羁合礼。

忠与忠臣

天下尽忠，淳化行也（忠有所未尽，则淳化不行）。君子尽忠，则尽其心；小人尽忠，则尽其力（君子可以尽谋，小人可以效命）。尽力者则止其身，尽心者则洪于远（止身则匹夫之事，洪远则万物之利）。故明王之理也，务在任贤。贤臣尽忠，则君德广矣（圣无独理，道无常师。古之明王，必求贤明，无不修德。贤臣则无不尽忠，忠则为君阐扬，君德由广大之也）。政教以之而美（君上立教，臣下所敷），礼乐以之而兴（君上制作，臣下所行），刑罚以之而清（君上恤刑，臣下所化），仁惠以之而布（君德既备，人怀始康），四海之内有太平音（乐至而歌，自然之理也）。嘉祥既成，告于上下（君臣之始于政能，著于群瑞，故其成功可以告于神明也），是故播于《雅》《颂》，传于无穷（德施于人，务格于神，而后行于乐，乐行则何极之有哉）。

为人臣者官于君（臣之官禄，君实锡之），先后光庆，皆君之德（光格祖考，庆垂子孙）。不思报国，岂忠也哉（忠则必报，不报非忠）？君子有无禄而益君，无有禄而已者也（君临天下，谁不为臣？食土之毛，皆衔君德。昏衢迷于日月，君子之怀帝恩，故偃息山林，有能审国。况荷君禄位，而无闻焉？）。报国之道有四：一曰贡贤（进得其才，君可端拱），二曰献猷（纳当其善，君可依行），三曰立功（功

吾其膺，君可无患），四曰兴利（殖致其厚，君可与足）。贤者国之干（干可以立），猷者国之规（规可以执），功者国之将（将可以御），利者国之用（用可以给），是皆报国之道，惟其能而行之（各以其能而报于国，道斯广矣）。《诗》云：“无言不酬，无德不报。”况忠臣之于国乎！（凡人之间，一言一德犹必报。君臣之义重恩重焉，如何忘也）！

惟天监人，善恶必应（为善则吉，为恶则凶）。善莫大于作忠（百行大善，无忠皆忘），恶莫大于不忠（大恶之恶，为逆者殃），忠则福祿至焉，不忠则刑罚加焉（忠则言播闻，未有不祿；不忠则不忠彰兆，未有不刑）。君子守道，所以长守其休；小人不常，所以自陷其咎（天意本休，君子知而顺之；天意无咎，小人求而取之），休咎之征也，不亦明哉（天监孔明，勿谓茫昧）！《书》云：“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（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）。 ”

大哉，忠之为用也（用忠以教，大莫加焉）。施之于迩，则可以保家邦（以有闾域）；施之于远，则可以极天地（以无空穷）。故明王为国，必先辨忠（为国藉之，忠者臣节，不先辨忠，国将安寄？）。君子之言，忠而不佞；小人之言，佞而似忠，而非，闻之者鲜不惑矣（忠言逆志，必求诸道；佞言顺志，必求诸非道）。夫忠而能仁，则国德彰（为君抚爱）；忠而能知，则国政举；忠而能勇，则国难清（为君谋忠，为君果毅）。故虽有其能，必由忠而成也（忠而有能，则有功）。仁而不忠，则私其恩（仁愈多而恩愈深）；知而不忠，则文其诈（知愈多而诈愈密）；勇而不忠，则易其乱（勇愈多而易其乱）。是虽有其能，以不忠而败也（能而无

忠，则为败），此三者不可不辨也。《书》云“旌别淑忒”，其是谓乎（善恶既别，任使不谬。）！

为臣事君，忠之本也。本立而后化成（虽有周、孔之才，必以忠为本也）。冢臣于君，可谓一体。下行而上信，故能成其忠（股肱动于下，元首随于上，以其义同，其心不异）。夫忠者，岂惟奉君忘身、徇国忘家、正色直辞、临难死节已矣（此皆忠之常道，固所常行，未尽冢宰之事），在乎沉谋潜运、正国安人（至忠无迹，诚在沉潜），任贤以为理、端委而自化（官各得人，何事之有？），尊其君有天地之大、日月之明、阴阳之和、四时之信（盖之如天，容之如地，昭之如日月，调之如阴阳，不言而信如四时，若是，君体用尽矣），圣德洋溢，颂声作焉（乐之于中，和之于外）。《书》云：“元首明哉！股肱良哉！庶事康哉（君明则臣良，臣良则事康）！”

有国之建，百工惟才。守位谨常，非忠之道（此乃守常之臣也）。故君子之事上也，入则献其谋（公家之利，知无不言），出则行其政（既在其位，职思其忧），居则思其道（益国之道），动则有仪（百事之仪），秉职不回，言事无惮，苟利社稷，则不顾其身（爱己曲从，则为尸素），上下用成，故昭君德，盖百工之忠也（君任工能，工奉君政。政成于下，德归于上）。《诗》云：“靖共尔位，好是正直（恭可以成，正直可以献忠）。”

乱世之中，亡国之臣，非独无忠臣也。治国之中，显君
 员远

之臣，非独能尽忠也。治国之人，忠不偏于其君；乱世之人，道不偏于其臣。然而治乱之世，同世有忠道之人，臣之欲忠者不绝世，而君未得宁其上。无遇比干子胥之忠，而毁灭主君于暗墨之中，遂染溺灭名而死。由是观之，忠未足以救乱世，而适足以重非。何以识其然也？曰：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，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。然则教子不生慈父之家，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。故明主之使其臣也，忠不得过职，而职不得过官。是以过修于身，而下不敢以善骄矜守职之吏。人务其治，而莫敢淫偷其事，官正以敬其业，和顺以事其上。如此，则至治已。亡国之君，非一人之罪也，治国之君，非一人之力也。将治乱，在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。故智盈天下，泽及其君；忠盈天下，害及其国。故桀之所以亡，尧不能以为存。然而尧有不胜之善，而桀有运非之名，则得人与失人也。故廊庙之材，盖非一木之枝也；粹白之裘，盖非一狐之皮也。治乱安危，存亡荣辱之施，非一人之力也。

为国之本，何莫由忠（未有舍忠，而成于务）！忠能固君臣，安社稷，感天地，动神明，而况于人乎（君臣固，其义深也；社稷安，其祚长也；天地感，其诚达也；神明动，其应彰也。忠之为用，其效如此。言人之易从也）？夫忠兴于身，著于家，成于国，其行一焉（身及国家，虽有殊名，其为忠也，则无异行）。是故一于其身，忠之始也；一于其家，忠之中也；一于其国，忠之终也（道行自渐，忠之大也）。身一则百禄至（立身履一，富贵之本），家一则六亲和（御家不二，自然笃睦），国一则万人理（天下合心，无不从化）。《书》云：“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（精一守中，忠之义

也。”

是故进忠扶危者，贤不肖之所其愿也。诚皆愿之而行违者，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，言未得信而身败尔。历观古来爱君忧主敢言之臣，忠信未达，而为左右所鞠按，当世而覆被，更为否愚恶状之臣者，岂可胜数哉？孝成终没之日，不知王章之直；孝哀终没之日，不知王嘉之忠也。此后贤虽有忧君哀主之情，忠诚正直之节，然犹且沉吟观听行己者也。

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，大之则尊于富贵也，利不足以虞其意矣。虽名为诸侯，实在万乘，不足以挺其心矣。诚辱则无为禾生。若此人也，有势则必不自私矣，处官则必不为污矣，将众则必不挠北矣。忠臣亦然。苟便于主利于国，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。国有士若此，则可为谓有人矣。若此人者固难得，其患虽得之有不智。

鲁阳文君谓子墨子曰：“有语我以忠臣者，令之俯则俯，令之仰则仰，处则静，呼则应，可谓忠臣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令之俯则俯，令之仰则仰，是似景也；处则静，呼则应，是似响也。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？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，上有过，则微之以谏；己有善，则访之上，而无敢以告。外匡其邪，而入其善。尚同而无下比，是以美善在上，而怨讎在下；安乐在上，而忧戚在臣。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。”

从命而利君谓之顺，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；逆命而利君谓之忠，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；不恤君之荣辱，不恤国之臧否，偷合苟容，以持禄养交而已耳，谓之国贼。君有过谋过

事，将危国家、殒社稷之惧也，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，用则可，不用则去，谓之谏；有能进言于君，用则可，不用则死，谓之争；有能比知同力，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，君虽不安，不能不听，遂以解国之大患，除国之大害，成于尊君安国，谓之辅；有能抗君之命，窃君之重，反君之事，以安国之危，除君之辱，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，谓之拂。故谏、争、辅、拂之人，社稷之臣也，国君之宝也，明君所尊厚也，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。故明君之所赏，暗君之所罚也；暗君之所赏，明君之所杀也。伊尹、箕子可谓谏矣，比干、子胥可谓争矣，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，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。传曰：“从道不从君。”此之谓也。

故正义之臣设，则朝廷不颇；谏争辅拂之人信，则君过不远；爪牙之士施，则仇讎不作；边境之臣处，则疆垂不丧。故明主好同而暗主好独，明主尚贤使能而飡其盛，暗主妒贤畏能而灭其功。罚其忠，赏其贼，夫是之谓至暗，桀、纣所以灭也。

事圣君者，有听从，无谏争；事中君者，有谏争，无谄谀；事暴君者，有补削，无矫拂。迫胁于乱时，穷居于暴国，而无所避之，则崇其美，扬其善，违其恶，隐其败，言其所长，不称其所短，以为成俗。诗曰：“国有大命，不可以告人，妨其躬身。”此之谓也。

恭敬而逊，听从而敏，不敢有以私决择也，不敢有以私取与也，以顺上为志，是事圣君之义也。忠信而不谀，谏争而不谄，矫然刚折，端志而无倾侧之心，是案曰是，非案曰非，是事中君之义也。调而不流，柔而不屈，宽容而不乱，